

賴熊飛與「賴熊飛大刀」—從嘉慶八年 「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」碑聊起

文 / 李博揚 (逢甲大學文物資產與文物保存研究中心專案研究員)

一、前言

「賴熊飛大刀」是殘長約170公分的刀兵，整體可分為刀刃與刀莖(圖1)。刀刃長約120公分，直背，平脊，尖部微翹，中段以上採假刃設計，中段以下刀背厚度約1公分。刀面留有參差、凹凸的鐵鏽痕跡，刀刃有崩口。刀莖則長約60公分，莖身開有6個榫孔，除主體外，還留有刀格、刀環及切羽(圖2)。

做為賴文榮、賴文淵兄弟家族的傳家信物，「賴熊飛大刀」由家族長子代代相傳。它的收藏脈絡大概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，1900年左右，「大刀」藏於賴文榮家族伙房後側，由賴文榮的祖父—賴鳳儀(1898-1977)及其父祖輩保管。日治時期，為躲避日人搜繳鐵器，賴鳳儀將大刀埋藏於老屋牛棚的稻糠堆下(圖3)。約1970、80年代，賴文榮的父親—賴道乾(1923-2011)在替換稻糠時偶然掘出大刀，大刀已鏽跡斑駁，刀柄等木結構業已腐朽，為防止大刀繼續毀損，賴道乾自行除鏽、上漆，並置於木匣之中保存(李建緯、邱正略、吳慶泰 2019: 237-240)。2019年，有感於客發中心的拳拳之心，賴文榮、賴文淵兄弟遂決定捐贈「賴熊飛大刀」予客發中心，讓文物能發揮更大的價值，讓民眾得以認識，讓客家精神得以凝聚和傳承。

圖1 「賴熊飛大刀」(典藏品M20190010001)
圖版:《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館藏文物「賴熊飛大刀」調查研究計畫書成果報告書》，頁18。



圖2 刀格、刀環、切羽(典藏品M20190010001)
圖版:《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館藏文物「賴熊飛大刀」調查研究計畫書成果報告書》，頁18。

2019年夏天，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委託逢甲大學李建緯教授執行「館藏文物『賴熊飛大刀』調查研究計畫書」，目的是想透過嚴謹的學術研究，增進對賴熊飛及其所用之「大刀」的認識。

該計畫書已於2020年上半年完滿結案。不過，賴熊飛相關文物的收集在計畫書結束時還未臻完滿，主要原因是收藏地點正在施工，而且碑碣所在區域較為隱蔽以至無緣親見，對此我們一直耿耿於懷。這件文物就是嵌於臺南孔廟節孝祠後牆的「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」碑(以下簡稱「粵籍碑」)(圖4)。所謂「粵籍」，從清代乾隆之後，逐漸成為在臺客語人群的代稱和自我認同(李文良 2019: 283)。2020年8月底，為拍攝臺東天后宮「靈助平蠻」匾的原匾，再到臺南孔廟訪查「粵籍碑」，為心中「賴熊飛大刀」的研究劃下圓滿的句點。



圖3 賴熊飛大刀埋藏處
2019.12.18作者攝於賴文榮家族老宅。



圖4 「重修府學文廟碑記」碑
2020.08.25作者攝臺南孔廟。



圖5 「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」碑。2020.08.25作者攝臺南孔廟。

二、從臺南孔廟嘉慶8年（1803）

「重修府學文廟粵籍捐題碑記」碑聊起

「粵籍碑」的設立，肇因於嘉慶初年，孝廉郭紹芳等人見臺灣府學「歲久傾圮」，倡議重修。嘉慶8年（1803）竣工後勒石記事（圖5），並記錄捐款的諸位大德。較為特別的是，此次立碑還特地分閩、粵兩籍，其中的《粵籍碑》共載錄1百多人，當中就包括我們故事的主人公「舉人 賴熊飛」（圖6）。

《臺灣記憶》資料庫對「粵籍碑」有這樣的評述：「其金額之少、勒石之小……允為特色。」（<https://tm.ncl.edu.tw/>）這樣的評述引起我的興趣，但所謂的「金額之少」又是多少呢？單從「粵籍碑」碑文來看，除了公費捐銀103元外，每個人的捐款都只有個位數，似乎真的不多。

可實情又是如何？我們拿另外兩塊同是嘉慶8年（1803）的碑記來比較。第一件是臺南孔廟的「重修府學文廟閩籍捐題碑記」碑（以下簡稱「閩籍碑」）（圖7），它是「粵籍碑」的姊妹碑，碑上記錄著重修文廟的閩籍人士及捐款金額。第二件是嵌在內埔天后宮的「建造天后宮碑記」碑，碑上記述內埔天后宮的建造始末及捐款人和捐款金額（圖8）。



圖6 「粵籍碑」局部。
圖版：《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》
臺南市（上）篇，頁36。

首先，「閩籍碑」所載錄的捐款金額普遍都大於銀30元，其中臺南商紳林朝英更捐銀500元，這應該也就是「粵籍碑」為何會有「金額之少、勒石之小」評述的原因。但若看內埔天后宮的營建，客家群眾的捐款金額其實也都只是個位數，有超過2位數的多是客家的嘗會組織，可見同時期客家群眾的捐款金額，其實沒有明顯的差異。換句話說，臺南府城文廟的重修與他家附近要蓋天后宮是一樣重要的事。因此，「粵籍碑」上客家群眾的捐款真的很小嗎？似乎只是參與的人沒那麼多，同時也是客家人量力而為的表現而已。

為什麼要從「粵籍碑」談起？除了是筆者私心將它訂為自己對「賴熊飛大刀」研究的里程碑外，「粵籍碑」的豎立，其實也是清代南臺灣客家群眾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地位提升後的具體表現之一（李建緯等 2019：180）。賴熊飛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成長，於在蔡牽事件時成為六堆第四屆大總理，領導堆眾協助清政府平亂，並在亂平之後成功走入官紳階級。以下，我們分成3個部分，首先是賴熊飛的傳說與生平。其次，是「賴熊飛大刀」的形制與年代。最後，討論賴熊飛與「賴熊飛大刀」的關係。



圖7 「重修府學文廟閩籍捐題碑記」碑
2020.03.04作者攝於臺南孔廟。



圖8 「建造天后宮碑記」碑
圖版：《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》，頁143。

三、誰是賴熊飛？

「賴路二的大刀來囉，不好哭囉！」（客語）

這是賴文榮先生跟我們傳述賴熊飛傳說時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。深刻的原因不僅因為客語「哭」的發音，無法透過國語、閩南語類比猜測其意思外，這種華人文化習慣使用的「虎姑婆」模式，讓我感到熟悉而不禁莞爾。

傳說賴熊飛在嘉慶初年取得武舉身份後，便來到左堆佳冬投靠叔父賴開達，他為人豪邁、武藝高超，旋受眾人推舉擔任第四任大總理，率眾抵禦海盜蔡牽的侵擾。賴熊飛因治軍嚴謹，又善使大刀，所以出堆前，父母都警告六堆子弟：「敵人不必怕，違背軍令被賴路二斬頭才可怕」、「寧願與敵人拚個死，不讓賴路二過刀。」這也是佳冬流傳「賴路二大刀，蓋得人驚」俗諺的原因。不過，蔡牽事件尚未結束時，賴熊飛即因朝廷徵召他做官廷侍衛而卸任大總理一職，並準備前往北京就任。他從東港出帆，廈門登岸，在福建遭到閩人下毒致死。

賴熊飛的傳說與六堆早期幾任大總理的故事有許多相似的「套路」，比如在六堆有危機之時，猶如救世主突然出現。在事件結束前後，又因各種原因返回原鄉，或遭到小人暗算。這除了是傳說在傳播的過程中常見的「浸潤」現象，也是早期來臺的先民們將自己的生活經驗與理想意識，投射到知名人物的故事當中所致。

四、傳說之外的賴熊飛與其成名之戰

傳說之外的賴熊飛又是怎樣的人？我們從石碑、官方奏摺，以及地方志的記載，拼湊出另一個版本的賴熊飛。

「賴熊飛」一名最早出現在內埔昌黎祠乾隆49年（1784）「文宣王祀典引」碑上，在一眾捐獻名單中看到「鎮平白馬 賴熊飛」（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94：245-251）。前面提到在臺南孔廟嘉慶8年（1803）「粵籍碑」，碑上載有的「舉人 賴熊飛」（圖6）。可見早在乾隆49年（1784）時，賴熊飛已經與南臺灣六堆產生連結，並在將近20年後，賴熊飛取得「舉人」的身份。

此後，賴熊飛之名開始見於各類帶有武力、軍事活動的奏摺中，如嘉慶9年（1804）賴熊飛在佳冬、水底寮等地協助官方捉拿小刀會成員（愛新泰：1804）。這些奏摺中，記錄最為詳細的，莫過於嘉慶10年（1805）〈內地舟師已抵臺水陸夾攻蔡牽幫船情形〉的東港之役（玉德等：1805）。

東港之役發生在嘉慶10年（1805）寒冷的2月，這是適合從中國東南沿海南下臺灣的季節，「大出海」蔡牽率領一眾海盜從福建出發。他先是騷擾較後（高雄旗津），再轉進東港（屏東東港）準備登陸。得到消息的總兵愛新泰隨即分兵前往東港，加上賴熊飛率領六堆堆眾及平埔族屯

番的支援，清政府聯軍與蔡牽集團在東港的戰役一觸即發。

4日，蔡牽先派400名海盜乘舢舨船強行登岸，戰鬥中砲擊打死清軍守備黃雲臺，蔡牽集團旗開得勝。當天深夜，愛新泰終於從鳳山趕到東港，隨即重新部署，他讓賴熊飛所帶領的六堆堆眾及平埔族為主的「屯番」作為埋伏，再讓官兵為餌，誘敵深入，將海盜圍而攻之。

5日早晨，愛新泰的誘敵戰術成功，海盜們遭到清政府聯軍的圍攻，慌亂的海盜只能想辦法突圍，退回岸邊上船撤退，這次戰鬥中不少海盜來不及上船而溺斃於灘頭。可惜的是，愛新泰所部並無船隻，此役雖有斬獲，但也只能眼看海盜逃回海上。為打破這種你進我退，你退我追的僵局，愛新泰隨即聯絡邱良功的海軍前來支援，以期海陸包圍蔡牽，畢其功於一役。

8日，天剛亮，偵察兵急忙的向蔡牽報告，遠方洋面上看到清軍船艦正向這邊駛來，聽後，蔡牽或許想起上次攻打鳳山的失敗，隨即命人起錨撤退。愛新泰發現蔡牽船艦有異隨即往海邊移動，到達時只見蔡牽大部已開出深洋，還有兩艘因為落後而離岸不遠。心有不甘的愛新泰下令開砲，使兩艘敵艦一毀一擱淺。此時，賴熊飛率眾衝入海中，爬上擱淺的船隻與海盜進行肉搏，此役共殲滅近70名海盜，並生擒7人，繳獲海船1艘、杉板船5艘、大砲3尊、鳥槍25桿，並藤牌等械，戰果頗為豐碩。

嘉慶10年（1805）底，蔡牽再次騷擾南臺灣，六堆也啟動自我防衛機制，賴熊飛轉戰於東港、枋寮、水底寮等處，活動範圍大致在六堆及其周邊區域。嘉慶11年（1806），蔡牽攻入鳳山，同知錢濟述往內埔求助，賴熊飛便率6千堆眾與屯番一路從內埔往新園方向推進，最後渡過淡水溪攻回鳳山縣城。

上述嘉慶10~11年的反擊戰記錄只有大致的行軍方向，對賴熊飛的記述過於簡略，相當可惜。不然按照奏章所說的「大小十餘戰」，

¹ 這裡所謂的「返回原鄉」，統泛指離臺灣回到原籍家鄉，或是被清政府授與官職在他省任職，比如李直三等幾位大總理。

及其行軍路線所提到的大樹腳、三叉河等地名（愛新泰等：1806），我們對賴熊飛能有更多的認識。

蔡牽事件後，賴熊飛受朝廷封賞為五品守備，「有缺即補，以示鼓勵。」（全國圖書館微縮複製中心編 2004：1265-1276）自此，賴熊飛之名在臺灣區域的史料中嘎然消失，不見蹤影。幸好有賴氏族人在原鄉收集的訊息，得知蔡牽事件後賴熊飛可能到福建興化擔任守備。

依此線索，我們在這道光年間《莆田縣志稿》中尋得賴熊飛在嘉慶10年（1805）任右營守備的紀錄，嘉慶13年（1808）賴熊飛升職改署左營都司，管理該處軍器（佚名 2008：604、609）。不過，在此以後，《莆田縣志》中就不再看到賴熊飛的其他記錄，也因缺乏其他的線索，我們也先暫停了追尋賴熊飛生平的脚步，或許賴熊飛就如賴氏族人所傳：於興化府職務上因公殉職了（賴子淳 2017：29）。

五、「賴熊飛大刀」的形制、年代與定名

刀兵在漫長的發展歷史中，出於用途的不同或使用者的習慣，形制也愈發多樣（曾公亮、丁度等撰 明萬曆27年刻本）。²整體來說，依據刀柄的長短可粗分為單手持拿的「短柄」（圖9），雙手持拿的「雙手柄」，以及整體長度接近甚至超過常人身高的長柄刀兵（圖10）。而據賴文榮先生的回憶，可以確定「賴熊飛大刀」屬於雙手持拿的雙手柄刀兵（圖1）。

由此，在進行文獻及傳世刀兵的對比之後，我們認為「賴熊飛大刀」即是清代《皇朝禮器圖式》中所載的「綠營長刃大刀」。首要原因即是兩者的尺寸比例基本一致（表 1）（允濂、蔣溥等 1986）。³



圖9 山東青島市博物館藏短柄刀兵
2017.12.06作者攝於青島市博物館。



圖10 彰化埔心黃耀南故居所見常柄刀兵
2019.12.18
作者攝於黃耀南故居。

表1 「賴熊飛大刀」與相關文獻紀錄尺寸表

編號	項目	全長(尺)	刃長(尺)	柄長(尺)	刃寬
1	「賴熊飛大刀」	5.3	3.4	1.9	約0.18
2	《皇朝禮器圖式》	5.1	3.3	1.8	0.15
3	《紀效新書》	6.5	5	1.5	未註明
4	《武備志》	6.5	5	1.5	未註明
5	《武備要略》	4.9	3.5	1.4	未註明
6	《單刀法選》	5	3.8	1.2	未註明

製表：2020.01.15作者整理。

在細節上，「賴熊飛大刀」也有兩點符合清代刀兵的特色。其一，刀刃中段以上的大面積反刃，這種形制不見於日本刀兵，卻在明清時期的中國刀兵上時常可見。其二，刀刃前段平脊但刀尾微翹的現象，除日本的薙刀外，更趨近於清代的長刃刀兵（周緯 2006：179）。綜上，「賴熊飛大刀」的正式稱呼應為「傳賴熊飛所用綠營長刃大刀」。

另一方面，「賴熊飛大刀」表面滿佈鐵鏽，據科學工藝博物館的吳慶泰老師以及多位匠師的研判，刀身上的鐵鏽是經過長時間的水氣自然形成，推測「賴熊飛大刀」應已製成超過1百年（李建緯等 2019：169）。綜上所述，我們認為「賴熊飛大刀」應是清代中期左右的文物（李建緯等 2019：187）。

六、賴熊飛與「賴熊飛大刀」的關係

「賴熊飛大刀」的研究，大家最為關心且好奇的，或許就是賴熊飛是否曾經拿著這把大刀上陣保家護鄉呢？對此，出於學術的嚴謹，我們其實無法給予肯定的答案，因為並沒有任何影像、圖畫或文獻可以直接證明，但從一些蛛絲馬跡，或可提供一些想像。

誠如前面所說的，「賴熊飛大刀」應當就是文獻中的「綠營長刃大刀」。所謂「綠營」，即是滿清入主中原後，所成立以步兵及水軍為主的軍隊（趙爾巽等 1977：3891）。賴熊飛在嘉慶10年（1805）受封的福建興化右營五品守備，即屬綠營的編制（趙爾巽等 1977：3891）。其次，從〈請追粵砲議〉（鄭蘭：1883）的記述，儘管官方對於六堆客家保有火砲感到束手無策，但這也說明六堆客家至少從康熙末年的朱一貴事件時，就有保留官方提供之武器的傳統。其三，賴熊飛從受封到他前任職地也有半年以上的時間

² 曾公亮、丁度等撰，《武經總要》，卷13，明萬曆27年刻本，書中載：「健門者，戰為異製以自表，故刀即有太平、定我……之制，要皆小異，故不悉出。」

³ 允濂、蔣溥等纂，《皇朝禮器圖式》，收錄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656冊，1986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、吳承洛，1984。《中國度量衡史》，頁66。上海：上海書店。我們依照清代的度量衡進行換算，「賴熊飛大刀」殘長約5.3尺，刃部約3.4尺、莖部約1.9尺。

差（愛新泰：1806），在這段時間內，賴熊飛還協助清政府收復鳳山縣城，在這樣的歷程中取得清政府配發的兵器也不無可能。

另一方面，「綠營長刃大刀」雖可理解為清代綠營的配置兵器之一，但也並非所有兵丁或官兵的常備兵器，而是有它適用的場域和軍種。從雍正初年全國軍隊操演兵械的變動可見端倪，北方地區的河北、山西地區，普遍降低大刀的訓練，轉向藤牌、鳥槍和大礮的操演（張廷玉纂 1986：638-639）。與之相反的，江南、江西各水師在既有的弓矢、鳥槍之外，增練藤牌、大刀、鈎镰槍等武器（趙爾巽等 1977：3983）。值得注意的是《水師輯要·趕辦船備用器械》中也看到戰鬥船隻需要準妥「雙手大刀十把」的記錄（陳良弼 2002：335）。而徐宗幹在《戰車練砲圖說輯要》中也指出這類雙手柄刀兵「單刀快便，利於南省，南省山多，若兵行山谷之間，深林密菁，左右逼近，鳥鎗弓箭無所施。」（徐宗幹：同治戊辰吟兩樓藏本）

上述兩點分別指出水師是使用雙手柄刀兵的主要軍種之一，且不只海、河、山多平地少的華南丘陵地帶，也是大刀適用的場域。因此，「賴熊飛大刀」出現在孤懸海外，又丘陵密佈的臺灣其實並不奇怪，所以賴熊飛也確有持拿著這把「大刀」保家護鄉的可能。

七、客家文物研究的展望與思考

有賴於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的遠見及重視，「賴熊飛大刀」成為我國少數進行系統性調查研究的客家文物。此次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兩方面，第一，進行嚴謹的歷史學研究，梳理賴熊飛的人物生平，並將賴熊飛納入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背景，觀察賴熊飛的歷史地位。第二，從文獻與文物著手，判斷「賴熊飛大刀」的形制源由，並考察「大刀」的製作工藝，進行科學檢測，完滿了文物的生命史。雖然在一些細節上與地方的家族或族群記憶可能略有出入，但整體來說，學術研究確讓相關的傳說變得更為真實而富有血肉，也讓客家六堆的文化面貌，因為有「賴熊飛大刀」的加入更為立體。我們也希望透過「賴熊飛大刀」的研究，能夠帶動我國各地客家文物的研究，及客家群眾對家族文物的重視，未來可進行以材質、事件或人物等各種主題式的文物調查研究。

與之同時，我們也應當思考如何區分、定義客家文物。閩、客等族群固然在語言、民俗等確實足以進行區分，但在生活環境、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同屬漢人文化的大傳統當中，這樣的文化背景讓文物與客家文化的對應性被削弱。以「賴熊飛大刀」為例，倘若此刀非賴熊飛這一客家人所用，則刀與客家的關聯性則完全消失。因此，定義客家文物，以及尋找足以代表客家文化之文物，都是吾輩尚需努力之處。

參考文獻

-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編，1993，《福建上海小刀會檔案史料匯編》。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允祿、蔣等纂，《皇朝禮器圖式》，收錄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656冊，1986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北京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編纂，2009，《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（v.104）》，頁156-166。北京：九州出版社。
- 全國圖書館館微縮複製中心編，2004，《劃平黎秦奏稿v.4》。北京：全國圖書館館微縮複製中心。
-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。建造天后宮碑記。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系統，取自<https://tm.ncl.edu.tw>。取用日期：2020年10月5日。
- 佚名，《莆田縣志稿》。收錄於方寶川、陳緒東主編，2008，《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》29冊。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。
- 吳承洛，1984，《中國度量衡史》。上海：上海書店。
- 李文良，2019，《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「客家」社會》（增訂版）。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。
- 李建鋒主持、邱正協協同、吳慶泰檢測，2019，《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館藏文物「賴熊飛大刀」調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》。苗栗：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委託。
- 周鋒，2006，《中國兵器史稿》。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。
- 徐宗幹，《戰車練砲圖說輯要》，同治戊辰吟兩樓藏本。
- 張廷玉纂，《大清會典則例》。收錄於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623冊，1986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陳良弼，《水師輯要》。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859冊，2002。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曾公亮、丁度等撰，《武經總要》，明萬曆27年刻本。
-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，1994，《臺灣南部碑文集》，頁245-251。南投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。
- 趙爾巽等撰，1977，《清史稿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賴子淳，2017，《十六世來臺開基祖開達公賴氏家族族譜》。屏東：作者自印。